



救荒全書 拯荒事略 救荒事宜
荒箸略 財粥條議 荒政叢言
荒政考 荒政議

中華書局

荒

政

考

屠隆撰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墨海金壺及守山閣
叢書皆收有此書墨
海在前故據以排印

荒政考

明 唐 隆 撰

夫歲胡以災也，非五事不修。時有闕政，皇天示譴，降此大眚。則或小民淫侈，崇慝積鬱，醞釀滯氣，仰干天和，雨暘恆若水旱爲災。歲以不登，四境蕭條，百室榜餒。子婦行乞，老稚哀號。甚而拾橡子采鳶茈以爲食，掩螺蚌捕鼠雀以充糧餧。甚而斲草根剝樹皮，析骸易子，人互相食。積骨若陵，漂屍填河。百姓之災傷困厄至此，爲民父母，柰何束手坐視而不爲之所哉？余退居海上，貧無負郭，值海國歲侵，百姓艱食，流離之狀所不忍言。余不暇自爲八口憂惶，而重傷鄉父老子弟饑饉，乃參古人之成法，順南北之士風，察民病之緩急，酌時勢之變通，作荒政考，以告當世。貽後來，維司牧者留意焉。

一曰蠲歲租之額，以蘇民困。歲荒民飢，救死不贍，奚暇完租。不惟饑荒之卹，而迫日而征之民，力必不支。不墳溝中，則起而爲盜。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首曰薄征緩刑，舍禁弛力。西漢昭帝秋八月詔曰：「往年灾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唐憲宗元和七年，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南去歲水旱，國以民爲本。民間有災，當急救之。即命速蠲其租。按唐人水旱損四則免租，損六則免調，損七則租庸調俱免。卹民如此其厚。」宋仁宗曰：「頃者江南歲饉，貸民種糧數十萬斛，轉逋督責不已。民貧不能償，其悉蠲之。」神宗熙寧間，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於是中書條奏請蠲減賑卹。建炎二年七月

月十九日上御批大水飛蝗爲害最重之處仰百姓自陳州縣監司次第報明奏聞量輕重與免租稅淳熙令課稅場務經災傷者各隨夏秋限依所放分數于租額除豁元大德二年正月詔曰比年水旱疾疫百姓多被其殃已嘗蠲復賑貸尙慮恩澤未周其大德三年腹裏諸路合納色銀俸錢盡行除免江南等處夏稅以十分爲率量免三分大德五年詔曰各路風水災重去處今歲差撥稅糧並行除免大德六年詔曰比歲旱溢爲災民不聊生民間應欠差稅盡行免徵大德七年詔曰比歲不登百姓困乏其大德七年差撥稅糧盡行蠲免大德八年詔免災傷去處差撥稅糧自大德八年爲始與免三年或與免二年或並行蠲免至大二年詔曰被災曾經賑濟百姓至大三年腹裏江淮夏稅並行蠲免至大二年正月以來民間逋欠差稅課程照勘並行蠲免至大三年詔曰各處人民饑荒轉徙疾疫死亡一切逋欠盡行蠲免仍除差稅三年延祐改元詔曰被災去處皇慶二年曾經賑濟人民延祐元年差撥稅糧盡行蠲免國朝洪武元年詔曰今歲水旱去處所在官司不拘時限踏勘實災稅租卽當蠲免宣德二年詔曰各處鹽糧稅租除宣德二年以先未完者依例徵納其宣德三年鹽糧稅糧以十分爲率蠲免三分宣德五年敕諭各處有經水旱蝗蝻去處從實體勘災傷田土明白具奏開豁稅糧坐視不理者罪之宣德八年詔曰凡災傷去處人戶自宣德七年十二月以前拖欠夏秋稅糧人戶鹽糧及官軍屯糧子粒悉皆停徵其拖欠各色課程鹽課并各衙門見坐派買辦采辦諸色物料顏料等及虧欠孳牧馬驢牛牲口悉皆蠲免仍免其今年夏稅宣德九年敕諭南京直隸應天蘇松府州縣今水旱蝗蝻災傷之處但是工部派辦物料

卽皆停止。其不係災傷之處所派辦物料亦令陸續辦納。不許逼迫。正統六年詔曰。今年被災去處踏勘是實。其該徵稅糧馬草子粒卽興停徵備開戶部除豁。正統十四年詔曰。各處有被水旱災傷之處踏勘得實。該徵糧草所司卽興除豁。景泰元年詔曰。各處但遇水旱重傷之處所司從實取勘。申達覆實具奏戶部量與蠲免稅糧。天順元年詔曰。山東順天河間地方爲因上年積水未消不曾布種勘實具奏該徵今年夏麥及農桑絲絹悉與蠲免。天順七年詔曰。各處被災府州縣所種田禾無收已經具奏著巡按御史卽興踏勘分豁以蘇民困其有具奏曾經宥免者該部卽興准理不許重徵。天順八年詔曰。各處奏報水旱災傷曾經巡撫官踏勘明白具奏卽興除免成化七年詔曰。各處拖欠稅糧馬草子粒農桑絲絹布等戶口食鹽鈔錠商稅河泊門攤課程差撥銀兩自成化五年十二月以前盡行蠲免今歲奏報災傷去處曾經勘實者糧草子粒悉與除豁成化九年詔曰。被災之處成化九年夏稅小麥絲綿絹疋戶口食鹽盡行蠲免成化二十年詔曰。各處該納糧稅馬草子粒農桑人丁絲絹戶口食鹽門攤商稅魚課棗株諸色課程錢貲拖欠未徵者自成化九年十二月以前悉與蠲免今歲奏報災傷去處卽行勘實糧草子粒悉與除豁。宏治五年詔曰。各處先年爲因災傷小民拖欠稅糧草束馬匹物料等項有司畏罪捏作已徵及虛文起解後雖遇赦例以在官之數仍前追徵不與分豁者詔書到日撫按官務要用心查勘是實悉免追徵。正德五年應天并直隸蘇松浙江杭嘉湖等府近遭水患民不聊生該年一應稅糧各該撫按官從公查勘量加蠲免以蘇民困余考之前代蠲租免稅何代無之而我祖宗蠲免之詔更無歲不下聖衷宏

慈皇恩浩蕩，至今上照燭萬國。子惠黔黎，尤肫切焉。惟我良有司遇災卽聞，聞速具詳，毋緩毋隱。奉行恩詔務殫厥心，使上尊至仁，下霑實惠。帝鑑欣嘉，神理孚祐，可不勉旃。

二曰發積畜之粟以救飢傷，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王者玉食萬方，四海爲家。元元枵腹，殆濱死亡，爲民上坐擁困廩之饑，而不急救下民，旦夕之命，如爲民父母何？民飢死且盡，天下土崩而上能晏然飽食高枕，無是理也。按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漢文帝後元六年，大旱蝗，弛山澤發倉廩以濟民。漢昭帝始元元年三月，遣使者賑貸貧民無種食者。魏黃初二年，冀州大蝗歲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賑之。吳孫權赤烏三年，民饑，詔遣使開倉廩賑貧者。晉武帝泰始三年，青徐兗州水，遣使賑恤。唐憲宗元和間，南方旱饑，遣使賑恤。將行，憲宗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計其數，惟賑恤百姓，則不計所費。卿輩當體此意。」宋太祖臨御之初，遣使諸州賑貸，分詣城南賜飢民粥。曹州饑，連京師米以賑之。建隆元年，遣戶部郎沈倫使吳越歸奏，揚泗飢民多死，軍儲尙百餘萬斛，可貸于民。至秋復收新粟，帝卽命發廩貸民。至道二年，詔官倉發粟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爲種。熙寧七年，河陽災傷，詔賜常平穀萬石，興修水利以賑濟飢民。六月，詔常倉司衛判封權四萬九千餘石，貸共城獲嘉等三縣中等闕食戶。熙寧八年，沂州淮揚災傷特甚，詔發常平錢省倉米等給散孤貧戶。元大德四年詔曰：「被災去處有貧乏闕食者，所在官司量與賑給。」大德五年詔曰：「諸處百姓有貧乏不能自存者，中書省其議賑濟。毋其害，朕甚憫焉。」其議遣官分道濟卹。大德九年詔曰：「諸處百姓有貧乏不能自存者，中書省其議賑濟。毋

致失所。我朝永樂十九年詔曰：有被水旱闕食貧民，有司勘實賑濟。洪熙元年詔曰：有被水旱災傷去處，闕食貧民，有司卽便取勘賑濟，毋得坐視民患。宣德九年，敕諭被災之處，人民食乏，委官前去于所在官倉量給米糧賑濟。正統四年詔曰：各處有被水旱災傷闕食貧民，有司卽爲取勘賑濟，勿令失所。天順元年詔曰：預備倉有司常加修理，蓄積糧儲，遇有民饑，驗口賑濟。朝廷德意往往如此。其在有司之良，如畢仲游之賑濟耀州，滕達道之賑濟京師，張詠之賑濟成都，富弼之賑濟青州，皆擘畫得宜，調停有法，全活甚多，號稱良牧。夫賑濟者，聚濟不如散濟，零濟不如頓濟。何爲聚濟不如散濟？聚數千萬人于一處，而爲之給散，上之給散難週，有守候之苦，下之喧溷日積，有踩踏之患。夏熱氣蒸，疾易作，羣居露宿，柄泊無廬，爲害不淺。必也委賢能僚屬及鄉宦之良，富民之有德行者，分頭給散，而正官爲之總管稽查可也。何爲零濟不如頓濟？卽如一人日給糧一升，一月應得三斗，令飢民僕僕焉奔走，而日領一日之糧，既費且勞，得不償失？不如計一月三斗之糧，頓而與之，令得家居安食一月，一月糧盡後復赴領，官不瑣煩，而民得安逸，不亦可乎？

三曰行官糧之法以資轉運。夫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將議賑濟，則恐官府之困廩有限，議勸借，則恐地方之富戶無多，最妙之策，須發官帑銀兩若干，委用忠厚吏農富戶轉糴于各省外郡豐熟之處，歸而減價平糴于民。委用員役，分頭往糴，如發官銀一千兩，先糴五百兩至，而糴與飢民，卽發後五百兩往糴，先五百糴完，而後五百兩繼至，後五百兩將盡，而先五百兩復來。如此轉運無窮，循環不已，則百姓雖丁凶年

之苦而常食豐年之糧。積穀之家雖欲踊貴其價而官府平糶之糧日日在市彼卽欲獨高其價勢必不能漸近有秋閉藏無用則彼亦不得不平價而出糶矣如他處米穀不足則雜買豆粟需萬麥蕎蕨粉芝
蔬之類並足充飢民恃無恐況豐熟而還帑官銀不虧那移以逸民民飢獲濟若委用得人必無他虞卽勸富民自以已資往來糴糶民亦必從此最妙之策也若附近州郡無豐熟之處不妨稍遠所以貴見災而懼先事預圖也考宋慶歷四年遣內侍齋奉宸庫銀三萬兩下陝西博糴穀麥以濟飢民吳遵路知通州時淮甸災傷民多流轉遵路勸誘富豪之家得錢萬貫遺牙吏二十次和賃海船往蘇秀收糴米豆歸本處依元價出糶使通州災傷之地常與蘇秀米價不殊董煟曰借內庫錢于豐熟去處循環糴糶以濟飢民古人高見卓識已如此故此非余一人之臆說也惟出糶之時須設法禁約糴者必係真正飢民人不許過三石嚴查重罰毋爲商牙揭版者所夾混頓糴輒轉射利尤當嚴戢胥吏誅求役人折勒此不能禁事瓦解矣

四曰勸富戶之賑以廣相生夫富者珍寶豐盈一身而外長物耳倉箱充溢一飽而外何加焉卽令百姓垂斃而吾安享饒腴萬一民窮盜起戈矛相向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而富者雖有所積未關軀命飢者稍得所濟實延餘生以吾未關軀命之糧而爲彼實延餘生之助官府敬之百姓感之而又有陰德何苦不爲以此相勸有良心者必動昔眉州蘇呆遇歲凶賣田以賑其鄰里鄉黨逮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至數敗其業危于飢寒而不悔其後生子洵孫軾轍爲老大儒光起門祚漢州李長者遇歲不登輒爲食以

食飢者，自春徂冬，日以數千。乾道戊子，民飢就食李家者，日至三四萬人。始自紹興之丙辰，三十餘年歲以爲常，所損不貲，所全活亦無算。其後孫寅仲登上第，至禮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豈無尙義好施如二公者乎？惟在上之人激勸而感發之耳。而其本尤在司民牧者，精誠以幹國，豈弟以恤民，如向經知河陽，大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支無餘，乃先以己圭田所入租賑救之。已而富人皆爭效慕，出衆所全活甚衆。扈稱爲梓州路轉運使歲饑道殣相望，稱先出祿米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人。夫上躬先仁義，而其下有不望風響應者否也？又須縣賞格以勸民，頒科條以鼓衆，或量其所捐，而優以禮貌，風以折節，獎以旌扁榮以冠帶，富民之所最欲得者，給以印信一帖，除重情而外，預免其罪責，一次令得執以爲信。彼見吾之中心款誠，調停詳妥，好義者必爭先，貪慘者亦勉應矣。但惟宜行勸誘，聽其自願，不宜妄行科派，強其不堪。其最要者，在有司先自捐俸，以感竦士民。夫有司之俸幾何，詎謂其便足以賑卹百姓，而假以鼓舞倡率，使士民無辭者在此也。

五曰籍飢民之口以革冒濫。夫上之賑濟以活飢殍也，非以助奸民也。余見里役之報飢民也，家有需索，人有納賄，市猾之得過者，欲爲他日避差徭之地，則賄里役以報飢民，民之實飢而流離者，以貧無能行財，而反不得與，則雖有賑濟之名，無救小民之死，必也罪濫冒罰遺漏嚴勘，結密體訪，如蘇次參將飢民人口數，令請米數，書寫貼於各人門首壁上，如有虛名僞數，告首斷罪，或拘集各役，出其不意，令各書報，隔別互查，或真正飢民被遺，許詣官自陳，重治報役，如此則濫冒之弊必革，而待哺之民罔遺矣。

六曰躬賑糧之役以防吏奸。夫官府之行賑濟，當其吏胥之發糧也，則既偷竊于吏胥，及其委役之散糧也，則又剋減于委役。竊與剋者，十恆得其七八，而飢且死者，十不能得其二三。故事枝梧虛文搪塞，如朝廷之德意何必也。四境之內，照東西南北分日擇地，諭集該境飢民，躬親查給，勿委人悞事。萬一地廣人稠，一身不能遍歷，委用廉能員役，分頭管散，親給糧食，簿籍分明，計給散糧食每一處，其飢民戶口若干，糧食若干，每名口給與糧食若干，逐一明白榜示，使飢民曉然各知數目。如有管散人役剋減短少，許飢民卽時首告，以憑坐贓究問如律。正官出其不意時，一親到彼處驗查，則後人斷不敢作弊，而窮民沾恩矣。

七曰詳村落之賑以逼窮簷。夫頗連無告之民，城市尙少，村落爲多，有司之行賑濟，往往彌縫于城市，而疎脫于鄉村。城市之中，飢戶稍有賑濟，以爲觀美，而不知窮鄉僻野之間，橫于道路，填于坑谷者，不知其幾。宋紹興中，議賑濟事，高宗曰：拯濟爲貧民，近世拯濟止及城郭市井之內，而鄉村之遠者，未嘗及之。須令措置州下縣，縣下鄉，雖幽僻去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則貧民沾實惠矣。乾道中，孝宗御筆批云：今春閩中難食，朕甚念之，向聞諸處賑濟，多止及于城市，而不及于鄉野，甚爲未均。卿等一一奏來，大哉王言！如陽春之遍幽谷，大明之照窮簷，爲有司者，顧可不體此意耶？必也多方撫循，加意周徧，無遠無近，皆吾赤子，近處則正官親臨，遼遠則委用廉幹，而詳于防範，嚴于稽查，使無不均之歎可也。

八曰行食粥之法以濟權宜。食粥之法，爲極貧者而設，極貧者雖得升合之糧，不便炊爨，日煮粥以餉之。

賴以全活。顧所最忌者，羣百千人而聚食一處，遠涉者不及食粥，而或以道斃。羣聚則穢熱蒸染，而易以生災。甚而管粥者剋米而多攏以水，給食而不惟其時，以救民之生，反以速民之死。須慎選員役，必躬親考覈，峻加罰治。斯役人不敢作奸，悉遵法令，逐鄉而煮，分量而食，煮必以潔，食必以時。如古者按時刻照人數執旗引隊，羣而不亂，此法可行也。要之愚意煮粥終不如給糧，零散終不如頓散也。

九曰設多方之策以宏仁恩。夫四方之地，土風懸殊，災變之來，時勢不一刻，舟不可以求劍，膠柱不可以調瑟，必也順風俗，相時宜，酌人情，權事勢，凡可以佐百姓之急者，術亦多端矣。如漢董建言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武帝詔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後漢永平年間詔五穀不登，其令郡國種蕷，普以助人食。董建曰：「飢年食蕷根，煮野菜，拾橡子，采聖米，凡可以度命者，隨所在而爲之。」西晉武帝時，螟傷稼，度支尚書杜預上疏，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令飢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餓。此目下日給之益，水去之後，滇瀘之田畝加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以典牧種牛四萬五千餘頭，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程瑜知徐州，久雨，瑜謂侯可耕而種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蕷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蕷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范純仁爲襄邑宰，因歲大旱，度來年必歉，於是盡籍境內客舟，誘之運粟，賴以無飢。又古者行鬻爵，令人輸粟，照所入之數，以次補吏，給度牒，度僧，每名入米三百石，易度牒一道，以活飢民，遇飢行權，及熟即止。乃若范仲淹遇災荒，募民大修營造，而令飢者就工就食，世人不達，以爲災歲興作擾民也。而不知飢民反賴以獲濟。古人救荒多方哉！乃若出官帑銀，

而循環轉運及勸富民之興販誘客商之糶糴此于荒政更爲喫緊當事者不可不知也。

十曰厲揭販之禁以祛市姦歲侵使穀貴小民已不堪命而市井之猾牙僧之徒罔念民艱乘時射利凡遇有穀之家入市出糶結黨成羣邀截兜攬稍高其價而收糶之以圖折勒零糶取利倍增穀價之所以日長飢民之所以日困皆此曹爲之也有司須嚴查密訪重責枷鎖號令都市此風戢而穀價平矣。

十一曰戒折價之令以來商糶夫民情之趣如水之流順而導之則通壅而遏之則決荒年穀費民誠不堪有司不忍穀價日高以病小民乃令折減時價定爲平糶此令一出則他處之興販者畏沮而不來本境之有穀者閉糶而不出民食愈乏人情益慌強則有劫掠弱則有餓死而已故良有司惟貴設法調停令穀價聽時低昂不強折減而出官銀以行運糶卽商賈以來興販請皇恩以開賑濟縣賞格以勸富民悉力調停漸近食新則穀價不減而自減不平而自平矣范仲淹知杭州包文拯知廬州皆不限米價而商至日多米價遂賤此前賢已行之明鑒也。

十二曰予民間之利以充贍養民間之利如近山林者則有樵採之利近江海湖蕩河泊陂池者則有梁罟之利近滻場者則有煎煮之利近關津廠務者則有商稅之利須力請于上暫弛一二月之禁令飢民得依以活命一遇豐熟即便停止而又爲之嚴示約束不得乘飢急行非法搶擄犯者無赦是亦救荒之一策也。

十三曰留上供之粟以需賑濟夫王者爲民父母四海蒼生皆其赤子也寧有父母之廩食有餘坐視赤

予之餓餒而死而漠不爲之拯救乎。損太倉之稀米。滄海之一粟。而可以活萬姓之命。王人者所當急圖也。余考宋大中祥符詔江淮發運司歲留上供米五千石。以備饑年。賑濟紹興間戶部尚書韓仲通乞以上供之米所餘之數。歲樁一百萬石。別廩貯之。以備水旱。乾道七年。饒州旱傷。截留在州樁管上供米三萬石。以賑飢民。熙寧中。浙西數郡水旱災傷。詔撥本路上供斛米二十萬石。賑濟宋時人主憂民如此。今朝廷不聞詔。留某項解京糧餉。賑濟飢民。有司亦絕不敢以此爲請。而徒取境內藏積糧儲量行給散能有幾何。譬如羸沫小雨。灑久旱龜坼之田。其何能濟。虛文故事。良亦可哀也已。今遇大侵。願有司力請于監司。監司力請于朝廷。留粟發粟。依仿前代。不然。所司噤不敢出聲。卽民間之疾苦。何由而上聞。上人之德意。何由而觸發乎。而乃令明時賑卹之仁。遠遜前代。是所司之過也。誠有能將小民飢餒流離。乞丐轉徙。死亡僵藉。傷心酸鼻諸苦狀。悉描寫。以上聞于當寧。而懇其留粟發粟。則上之人必惻然而感動。卽不然而言者。未必便獲罪。卽獲罪吾亦欣欣甘之耳。嗟嗟。今南北水旱災傷殆遍。而杳不聞鄭俠流民之圖。蘇軾腰領之札。慷慨激切爲下民請命者。何也。

十四曰。弛專擅之禁。以救然眉。蓋民命倒懸。君門萬里。閭閻之窘急星火矣。吾不惟閭閻之急是顧。而惟私念其身家妻孥。必請命而後行。得報而後發。道途往返。未及施行。而百姓必轉於溝壑矣。萬一請而不得。則小民雖繫繩而就斃。且盡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故余以爲賑濟之事。若猶可稍緩。則當以請命爲恭。若勢在然眉。朝不及夕。則先發後聞。以身當之可也。漢汲黯奉命往視河內失火。遇河南貧人傷水旱。

萬餘家。或父子相食。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唐蕭復爲同州刺史歲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發之以貸百姓。有司劾治。詔削停刺史。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其後拜兵部尚書。宋慶歷年間。江東大饑。連使楊紘發倉以賑之。吏欲取旨。紘曰。國家置義倉。本虛及凶歲。今須旨而後發。人將殍死。上聞而褒之。楊逸爲光州刺史。荒歉連歲。以倉粟賑給。有司難之。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以此獲戾。乃所甘心。莊宗聞而賢之。韓韶爲瀛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瀛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食者甚衆。韶閔之。乃開倉賑拯。主藏者爭之。韶曰。長活溝壑之民。以此獲罪。又何歟。太守素知韶名。竟無所坐。夫捐一軀以活萬姓之命。仁人志士猶爲之。況此舉不過條官重則問罪而已。柰何顧惜而坐視百姓危亡。況古人專之。往往反蒙朝廷褒美。然臣子甘黜罰以犯矯制。褒美固非其所覬。覬褒美而嘗試爲之。難哉。

十五曰假便宜之權以倡民牧。夫大夫專境外。將軍制分閫。戎事則爾。荒政亦宜然。小民之危亡。展轉在呼吸之間。而朝廷之決斷制命在萬里之外。有司之觀望顧惜者多。捐身爲民者少。君相不長慮遙燭。而稍假有司以事權。小民之倉卒奚告焉。隋煬帝幸江都。郡縣競刻剥以充貢獻。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良。始采樹皮木葉。或搗藁爲末。或煮土而食之。官廩充物。吏皆畏法。莫敢賑救。百姓安得而不餽死。天下安得而不敗壞乎。宋乾德元年夏四月。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則蠲其租。不俟報。余讀此詔。每爲感泣。而頌聖明。有司非除吏之職。無封拜之權。而古惟救荒則給空。告身空名度牒與之。而令得拜爵度僧尊

而行之。豐熟乃罷。古之良有司。有不俟請命。徑自截留上供者。有專制發粟歸而伏罪者。朝廷非但赦其罪狀。而從而褒嘉旌異之。無非優假有司。全活黔首。此在荒歲權宜。不嫌於下移旁落。惟君相深計而熟察之耳。

十六曰節國家之費以業貧民。夫天子燕饗賞賜。每一舉動。輒費鉅萬。小民曾不得顆粒入口。枵腹而終。亦可悲矣。漢桓靈隋煬帝唐德宗俱享四海之饒。擁紅腐之積。穀粟如糞土。珍寶如泥沙。而黎民阻飢。罔知收卹。奔亡破敗。詎云不幸。周禮荒政告禮蕃樂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措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工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穀梁曰。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鬼神禱而不祀。漢景帝以歲不登。令馬不食粟。徒隸衣七綬布。東晉烈宗以疆場多虞。年穀不登。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從停省。唐憲宗宮中用帛。皆計其數。而惟賑恤百姓。無所惜惜。在朝廷稍事減損。不過省一飯一資之費。便足延閭閻萬姓之生。亦何苦而不爲乎。

十七曰立常平之倉以善備賑。按漢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廩倉。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倉。原取惠利百姓。以防水旱災傷。初非較計出入利息。以足公帑。故增價以糴。須照歲熟之大小。減價以出。亦須照歲饑之上下。無歲不糴。無歲不糴。斯新陳互易。出入常平。唐宋力行此法。甚利小民。我朝亦倣而行之。柰有司不肯著實舉行。一切文移虛應故事。當穀賤之時。不設法增價。

買糴以致倉中空虛稍有所積一遇饑荒則又受文法之牽制畏上司之稽查而不敢輕發以減價平糴積於無用閉爲灰埃僅僅以一紙教令勸民間之出粟以爲吾救荒之事畢矣爲民上者事須師古計在利民設法買糴令其常盈絕別項之那移計吏斗之侵剋常糴常出陳易新不可不講也

十八曰兼義社之倉以待凶荒按朱熹社倉議淳熙八年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本府給常平米六百石夏間給與人戶冬間納還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至十有四年量支息米將原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中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行之諸路其有富家情願出來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有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騷擾公私儲蓄實預備久遠之意但夏貸冬收每石收息米二斗愚以爲利息頗重每石息米改作一斗足矣義倉古與社倉通行但古行義倉法於田畝正稅外別徵升合以入義倉在廉吏行之則可貪吏將借以濟其多取之私擾民不便恐意謂之義倉乃尙義樂施之名官吏尙義則捐俸以買糴富戶尙義則出貲以入粟上以好義倡之而風巨室大家起而和樂必如是而後可耳常平以賑糴義倉以賑濟在官既有減價平糴則不必出令抑勒而可以潛壓下穀價後有賑濟則與平糴參用並行何荒不救在糴則止許飢民之零糴而不許販戶之頓買在濟則務自城郭之百姓以逼鄉村之極貧如是庶乎水旱有備流亡可免矣然而漏落僞冒重疊等弊不可不嚴查而釐革也